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 著

不合时宜的沉思

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

李秋零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不合时宜的沉思

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 著

李秋零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合时宜的沉思 / (德) 尼采著, 李秋零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

(经典与解释 尼采注疏集)

ISBN 978-7-5617-4964-3

I. 不... II. ①尼...②李... III. 尼采, F.W.(1844-1900)-哲学思想-研究 IV.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9970 号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 划 人 倪 为 国

丛书主编 / 刘小枫

特约编辑 / 晏今锋

封面设计 / 闫志杰 刘佳景

美术编辑 / 吴正亚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经典与解释 尼采注疏集

不合时宜的沉思

(德) 尼采 著

李秋零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4.25
字 数	32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2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4964-3/B-277
定 价	3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

尼采是我国相当广泛的读书人非常热爱的德语作家,惜乎我们迄今尚未有较为整全的汉译尼采著作集。如何填补我国学园中的这一空白,读书界早已翘首以待。

“全集”通常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指著作者写下的所有文字的汇集,包括作者并未打算发表的笔记、文稿和私信等等。从这一含义来看,意大利学者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编订的十五卷本“考订版尼采文集”(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 缩写 KSA, 实为十三卷,后两卷为“导论”、各卷校勘注和尼采生平系年),虽享有盛名,却并非“全集”,仅为尼采生前发表的著作和相关未刊笔记,不含书信。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另编订有八卷本“考订版尼采书信集”(Sämtliche Brief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8 Bänden)。

其实,未刊笔记部分,KSA 版也不能称全,因为其中没有包含尼采在修习年代和教学初期的笔记——这段时期的文字(包括青年时期的诗作、授课提纲、笔记、书信),有经数位学者历时数十年编辑而成的五卷本“尼采早期文稿”(Frühe Schriften; Werke und Brief 1854—1869; Joachim Mette 编卷一、二; Karl Schlechta / Mette 编卷

三、四; Carl Koch / Schlechta 编卷五)。

若把这些编本加在一起(除去 KSA 版中的两卷文献, 共计二十六卷之多)全数翻译过来, 我们是否就有了“尼采全集”呢?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起初就立志要编辑真正的“尼采全集”, 可惜未能全工, Volker Gerhardt、Norbert Miller、Wolfgang Müller-Lauter 和 Karl Pestalozzi 四位学者在柏林—布兰登堡学园(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支持下接续主持编修(参与者为数不少), 90 年代中期成就四十四卷本“考订版尼采全集”(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44 Bände,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67—1995, 共九大部分, 附带相关历史文献)。我国学界倘若谁有能力和财力全数翻译, 肯定会是莫大的贡献(最好还加上 *Supplementa Nietzscheana*, 迄今已出版七卷)。

“全集”的第二个含义, 指著作者发表过和打算发表的全部文字, 这类“全集”当称为“著作全集”(KSA 版十五卷编本有一半多篇幅是尼采 1869—1889 的未刊笔记, 尼采的著作仅占其中前六卷, 未刊笔记显然不能称“著作”)。尼采“著作全集”的编辑始于 19 世纪末。最早的是号称 Großoktavausgabe 的十九卷本(1894 年开始出版, 其时病中的尼采还在世), 前八卷为尼采自己出版过的著作, 九卷以后为遗稿; 然后有 Richard Oehler 等编的 Musarion 版二十三卷本(1920—1929)、Alfred Bäumlner 编订的 Kröner 版 12 卷本(1930 陆续出版, 1965 年重印)。这些版本卷帙过多, 与当时的排印技术以及编辑的分卷观念相关, 均具历史功绩。

1956 年, Karl Schlechta 编订出版了“三卷本尼采著作全集”(Werke in 3 Bänden, 附索引一卷; 袖珍开本, 纸张薄、轻而柔韧, 堪称精当、精美的“尼采著作全集”)——尼采自己出版的著作精印为前两卷, 卷三收尼采早期未刊文稿和讲稿以及“权力意志”遗稿。

KSA 版问世后, Karl Schlechta 本因卷帙精当仍印行不衰——迄今已印行十余版(笔者所见最近的新版为 1997 年), 引用率仍然很高。

Karl Schlechta 本最受病诟的是采用了尼采胞妹编订的所谓“权力意志”遗稿(张念东、凌素心译本,北京:商务版 1991)——由于没有编号,这个笔记编本显得杂乱无章(共辑 1067 条),文本的可靠性早已广受质疑。KSA 版编辑尼采笔记以年代为序,从 1869 年秋至 1889 年元月初,长达近二十年(七至十三卷,近五千页),其中大部分不属遗著构想,所谓“权力意志”的部分仅为十二和十三卷(十三卷有贺骥中译本,漓江出版社 2000;选本的中译有:沃尔法特编,《尼采遗稿选》,虞龙发译,上海译文版 2005)

有研究者认为,尼采并没有留下什么未完成的遗著,“权力意志”(或者“重估一切价值”)的写作构想,其实已见于最后的几部著作(《偶像的黄昏》、《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敌基督》)——尼采想要说的已经说完,因此才写了《瞧,这个人》。按照这种看法,尼采的未刊笔记中并没有任何思想是其已刊著作中没有论及的。

研究尼采确乎当以尼采发表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研读尼采或充满激情或深具匠心地写下并发表的文字。此外,尽管尼采的书好看,却实在不容易读(首先当然是不容易译),编译尼采著作,不仅当以尼采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要同时关注注释和解读。

我们这个汉译“尼采注疏集”含三个部分:

1. 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收尼采的全部著作,以 KSA 版为底本(其页码作为编码随文用方括号注出,便于研读者查考),并采用 KSA 版的校勘性注释和波恩大学德语古典文学教授 Peter Pütz 教授的“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共十卷)中的解释性注释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采集法译本和英译本的注释——Gilles Deleuze/Maurice de Gandillac 主编的 Galimard 版法译全集本主要依据 KSA 版;英文的权威本子为“剑桥版尼采著作全集”);

2. 尼采未刊文稿——选编重要的早期文稿(含讲稿和放弃了
的写作计划的残稿)、晚期遗稿和书信辑要;

3. 阅读尼采——选译精当的文本解读专著或研究性论著/
文集;

由此形成一套文本稳妥、篇幅适中、兼顾多面的“尼采笺注集”,虽离真正的“汉译尼采全集”的目标还很遥远,毕竟可为我们研读尼采提供一个较为稳靠的基础。

“尼采注疏集”是我国学界研究尼采的哲学学者和德语文学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各位译者都有很好的翻译经验——这并不意味着译本无懈可击。编译者的心愿是,为尼采著作的汉译提供一种新的尝试。

刘小枫

2006年5月於

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德语古典文化与宗教研究中心

目 录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刘小枫) / 1

Pütz 版编者说明 / 1

第一篇 施特劳斯——表白者与作家 / 29

第二篇 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 / 131

第三篇 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 / 241

第四篇 瓦格纳在拜雷特 / 343

Pütz 版编者说明

四“篇”《不合时宜的沉思》发表于 1873 年(《施特劳斯——表白者与作家》)、1874 年(《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和 1876 年(《瓦格纳在拜雷特》)。所有这几篇都篇幅接近相等,且都以数字标出章节划分(8—12),它们在口吻和结构以及在论证过程上都更与尼采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1872 年)相应,而不是与后来的警句集《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1880 年)或者《朝霞》(1881 年)相应。不是在后者那里发出的突然照亮一件事情、但并不时而使读者眼花缭乱的精神闪电,不是更简短的句子连同其对夸张和悖论、对矛盾及其颠倒的偏爱,《不合时宜的沉思》包含着一种纯正的、受过古典论辩术训练的平淡。它偏爱冗长的、非常清晰地建构的主从复合句,带着少数引人注目的外来词。作者是一位古典的语言文献学家,已经学会了论证和用典;他还没有挣脱一切枷锁,客观性对他来说比艺术性更为重要。在这里,语气都是干巴巴的;因为在表面上平静的语句之中,颤动着兴奋,躁动着愤慨,表达着极深的轻蔑和欢欣鼓舞的强调——二者经常充溢着几乎无法约束的激情。

四篇在内容上的划分表面上看起来是简单的和易解的：两篇探讨消极的、亦即极令人忧虑的现象：“知识庸人”施特劳斯（Strauß）和历史学；其余两篇是神圣的救世主形象叔本华（Schopenhauer）和瓦格纳（Wagner）的颂歌。不过，这个印象是虚假的；因为一方面，历史学并没有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抛弃，而另一方面，颂歌的主人公充当的是催化剂，借助它来证明现存事物的恶劣。哲学家和音乐家以其受到狂热欢迎的设想，为一个更为充满希望的未来构成了背景，在它前面，事实与应当之间的差距越大，就越是鲜明地衬托出当代的前景黯淡。就此而言，所有这4篇都首先对准的是当前流行的东西，对准的是合乎时宜的东西。

这个概念通常并没有明确消极的意义，而是宁可说有一种中性的或者甚至褒奖的意义，例如当广告部利用它或者推荐一种“合乎时宜的”居住或者旅游的时候。据此，不适当的、因而不合时宜的东西就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因为它是过时的或者早到的。与此相反，尼采在这里完成了一种彻底的重新评价，他尤其是在第二篇“沉思”中，此外在最富有内容的一章中，论证了这种重新评价。相对于当代被评价为平庸的学者世界，他认为只是有能力一起塑造未来的人才有资格破解过去之谜。作为榜样，他所接受的不仅是自己时代的代表，而且还是反对自己时代的英勇战士。一切伟大的、英勇的和合乎人的尊严的东西抵制历史的权力，抵制当代的东西的滚滚红尘。在叔本华一篇的第二章中，他把成为不合时宜的这种要求等同于单纯性和真诚性的德性要求，他承认被敬仰和被喜爱的哲学家在其关于生活价值的问题中想到的从来不是合乎时宜的德性，而是一种应当追求的更高的和更纯洁的德性。他教会我们看这种东西和应予克服的东西，以至于任何别的人都不像他那样有资格成为反对我们

时代的教育者。在最后的第4篇，尼采不厌其烦地提起在拜雷特要摆脱当代的日常忙碌的瓦格纳作品对未来的孕育，但也提到它对未来的依赖。如果四章乐曲的第一章借一位学者为实例表现出对被灾难性地高估了的、自满的当代性的沉迷，那么，第四章则几乎是以约翰预言^①的风格指向未来通过艺术的拯救。是艺术，而不是科学，才负有——如《悲剧的诞生》已提出的——使人从合乎时宜的东西中解放出来、皈依不合时宜的东西的使命。

《施特劳斯——表白者与作家》

从赢得一场胜利比忍受一场胜利更容易这一论断出发，尼采对如下错误发起了战斗，即德国以其对法国的军事胜利（1870—1871年）同时证明自己在文化上的优越。毋宁说真实的是，为了新建立的帝国出现了根除德意志精神的危险，因为人们错误地把这个帝国视为可以达到的最高目标，因而想躺在刚刚获得的荣誉桂冠上歇息。如尼采在其后来对《悲剧的诞生》的“自我批判”（1886年）中以他的艺术理论问题和思想为一方面，以德法战争为另一方面，在它们之间划出一条时代史的平行线一样，他也在自己的文化批判“沉思”的第一篇中以军事成功和精神亏空的对立为开端。当席勒（Schiller）在他的《审美书简》中或者在《华伦斯坦》的序言中鉴于推动现实的法国革命而追问美丽外表的合法性时，或者当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其不仅仅题目上包含着与尼采的“沉思”的亲合性的《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沉思》中讨论政治事物与审美事物的充满张力的关系时，

^① 【译注】指《圣经新约·约翰启示录》。

我们都认识到艺术和政治之间的类似对照关系。这对于尼采来说也平静不下来,因为精神和权力并不是两个始终彼此归属的全等的量。尽管获得了胜利,却绝对谈不上法国文化的一种失败,毋宁说它在继续繁荣,并且使莱茵河东岸的文化^①依附于自己。由德国人所证明的德性,例如勇敢、坚韧等等,并不是文化的标志,而是战争的属性,当然,它们的承载者应当使用这些属性,以便也使它们原来的精神力量获得胜利。

但情况却不是这样,在我们这里是所谓的文化创造者的变得沾沾自喜的社群在自吹自擂,而且它作出这样的姿态,就好像它自己属于被封为圣徒的经典作家们令人敬畏的圈子似的。即使还可以不否认这个民族有知识和博学,它也绝对缺少现实的教养,甚至就连关于文化的一个真正概念也没有。关于文化,尼采要求“在一个民族的所有生活表现中艺术风格的统一”(第163页^②),这个定义在众多方面是富有启发性的:如果我们在“民族”这个词上开始,那么,这个定义就包含着所有居民阶层都参与文化的公设,这似乎与尼采通常宣扬的伟大个人的特殊地位相矛盾。然而,“沉思”的继续发展表明,他在贫乏的当代中仅仅把拯救者的角色归于伟大个人,但就像第四部分表明的那样,他要求伟大个人的解放性作品具有大众性。因此,持久的、能承担的文化不是少数人文主义者和文艺复兴英雄们的垄断物,而是一笔对所有人来说都有权利要求的财产。

我们在“在所有生活表现中”这一表述中看到扩展文化概念的进一步倾向。如果在美学内部的风格概念中已经蕴含着在不同的层次上和在各种各样的现象上进行统一的倾向,那么,艺术

① 【译注】指德国文化。

② 【译注】指 KSA 版页码,即本卷中标出的原著页码。下同。

的风格就应当贯穿和铸造人类生活的所有表现。属于此列的不仅仅是各门艺术和科学、思维和言说,而且还有在政治和一切只要可以设想的主体间活动、特别是敌对和爱中的态度和行动。在这里,就为第四“篇”中提出的要求奠定了概念基础,即不仅艺术的革新、而且全部生活的革新都可以从瓦格纳的音乐出发。就像在《悲剧的诞生》中阿波罗式的和狄俄尼索斯式的艺术冲动都表现为人类本性的元始力量一样,艺术并不是一块在生活中安置下来的、有边界的飞地,而是完全贯穿存在并首先使存在的繁荣成为可能的酵母。在《悲剧的诞生》中说道:“唯有作为审美现象,世界的存在才是有道理的。”在这个“唯有”中,所蕴含的并不是使世界概念变得狭窄,而毋宁说是使艺术概念全面扩展。艺术概念预先推定了尼采在他后来对“生活”的构想中所展开的东西。

至少还剩下“艺术风格的统一”这一表述。统一性和活的整体无一例外地是尼采早期文化批判的标准。“沉思”处处都指责各科学学科、精神的激动和活动的分散,它们与刚刚成功的政治统一处于极端的对立之中。尼采对混乱的多元、对“一切风格的混乱杂拌”(第163页)的批判并不是意外的,而是在德国早期浪漫学派中有其先驱,例如在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那里。施莱格尔在其《论希腊诗艺的研究》一文中分析了现代诗艺的弱点:年货市场般的琳琅满目、罕见的和仅仅有趣味的东西的流行、无秩序和无法则。就像在一个“审美的杂货铺”里一样,一切都杂处在一起,以至于每一种鉴赏力都得到满足:北方的和基督教的朋友、鬼怪故事的爱好者和仿古事物的惊赞者、迷恋祖国的狂人和异国美味的美食家。施莱格尔由此得出结论说:“无特点就表现为现代诗艺的特点。”当尼采追随早期浪漫学派在德国人这里对“艺术风格的统一”(第163页)感到怅然有失时,他由此

发现了作为生活酵素的一切艺术性东西的基本缺失。

对他来说,他的德国同时代人连同其处在高度文化水平上的自满僭妄就显得更为荒唐了,他们实际上缺乏一切艺术的东西。他把以所谓的教养与实际的教养之间的差异为标志的这个类型称为“知识庸人”(第165页)。这个概念的第二部分出自大学生用语,浪漫学派很喜欢用它指市侩。这个概念并不是尼采的创造,但却通过他和他的影响成为文化批判的关键词。知识庸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抛弃一切对于他说成为多余的追求,因为借助于与经典作家的一致,一切都被发现了。使一个人省去未来方向上的任何努力的模仿的惬意意识,把一切追求都限制在历史学的沉思上。艺术失去了它的挑衅性的苛求真,降落到纯然消遣价值的等次上。在它里面,知识庸人只看到了贴近当代事物的志同道合者,在其中他自得其乐地重新认识到与自己的相似性,而他却把一切别的东西、一切外来的和新颖的东西都当作病态的和离经叛道的而予以否定。

对于尼采来说,新教神学家和作家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 1818—1874)被视为这个类型的代表。后者在自己的著作《旧信仰和新信仰》(1872年)中作为表白者和作家、亦即通过他的书的内容和形式证明了他的庸人性。他的庸人性的突出征兆就是犬儒主义,凭借这种犬儒主义,他不仅承认自己的软弱,而且甚至以它为自豪。尼采所指责的并不是正统信徒为之恼怒的异端的东西和魔鬼般的东西,他所批判的是一种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省去思维的信仰的狂热骄傲。尼采向施特劳斯提出三个问题。第一:新宗教的天国在哪里,是什么样的?第二:来源于这种新宗教的勇气有多大?第三:施特劳斯如何写他的书?前两个问题适用于表白者,第三个问题适用于作家、修辞学家。

第一：施特劳斯寻找并且找到他的天国在地上，而且是以一个充满教养财富的帝国的形态，看护这些财富是历史作家和经典作家的敬仰者们的责任。他从活生生的现实逃入一个无血无肉的领域，逃入一个美学的蜡像馆，在里面过去时代的伟大诗人可以充当修身养性的兴奋剂。施特劳斯甚至在自己炫耀的说法中绵软无力，他把像莱辛(Lessing)和席勒这样的人物捧到天上，矢口不提他们的实存的阴暗面，不提他们的苦楚和欠缺，不提他们一点也不有利的历史条件。与此相反，当尼采本人赞赏地谈到经典作家时，他始终注意到他们在与自己的敌手的斗争中、在克服自己的失败中所赢得的伟大。他同样地对待伟大的音乐家，而施特劳斯以他的谄媚的海顿(Haydn)崇拜和他的有偏见的贝多芬(Beethoven)批判只不过表现为美惠女神的发狂敬仰者而已。对于尼采来说，知识庸人的天国在于，寄生虫如何在伟大的哲学家和艺术家的体内艰苦度日。

第二：施特劳斯的勇气主要表现为极度的不谦虚；因为当他赞美伟大人物的时候，他认为是在抬高自己，因为他羡慕被赞美者，仿佛是为了被后者来赞扬。他不知羞耻地赞同康德(Kant)和叔本华，尽管他相对于先验哲学来说沉溺于一种认识论上粗糙的实在论。从青年时代开始被黑格尔(Hegel)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所败坏，他根本不能把握叔本华哲学，把叔本华哲学的世界悲观主义和生活悲观主义替换成一种关于普遍舒适的不负责任的学说。他只是在嘴巴上勇敢，却不是行动上勇敢，如果这关系到得出令人不快的结论的话。他夸耀自己是拨弄是非者，但他的攻击性和极端性都只不过是装出来的，就像与达尔文(Darwin)的毫无结果的交往所证明的那样。如果他认真地对待达尔文的初衷，这必然会影响到他的伦理学；然而，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因为施特劳斯对待流行的学说和信条无